

80后真是“被坑的一代”吗



■ 李拯

“我只想说，咱能不能换一代人坑”——近日，对80后命运的集体吐槽，再度风行网络，引发普遍关注。

全面放开二孩甫一公布，就有人为80后捏把汗：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独生子女，他们将要面对上有4老、下有2孩的局面。这样的“新痛”，同时也勾起了曾经的“旧怨”，那些老掉牙的段子又开始沉渣泛起，什么80后刚上大学，大学就开始收费了；什么80后刚参加工作，单位分房就结束了……言语之下，80后似乎是改革过程中“被坑的一代”，这代人的命运除了苦还是苦。

于是，一种悲情意识开始蔓延开来，笼罩在年轻人的心头，让他们的心理电台只能接受消极的信号。问题是，那些动辄囊括一代人的抽象怨念，并不足以概括80后的真实处境。不可否认，生活压力不断增加、育儿成本水涨船高，这是年轻人必须面对的生存困境，也是需要着力解决的民生难题。没有人否认年轻人负荷超重，但如果说“北京养个孩子需要花费276万”，或者断言说这一代人“要累趴下了”，那就是无限拔高、耸人听闻，是毫无根据地夸大苦难。

那养老问题呢？老龄化的冲击，最后都要80后来埋单吧。有人肯定会这样反驳。确实，两个人赡养四个老人，对家庭收入与精力付出都是严峻考验，但同时也应看到，社会化养老的积极推进、“夕阳产业”的日益发

展、“银发市场”的逐步发育，都会在未来减轻80后的养老负担。也就是说，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确实不少，但是与问题相伴而生的，恰恰是解决问题的努力与希望。如果只看问题、不看破题，只看反面、不看正面，那就是选择性忽视，只会激发徒然无用的伤感。

事实上，每一代人都是独特的，都有独属于这一代人的幸运，也会有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恼。上世纪80年代，“人生的路呵，怎么越走越窄”的潘晓之问，记录着多少年轻人的成长烦恼，成为“一代人的精神初恋”。把视线回溯到改革开放前，那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梦想，只是“收音机、自行车、缝纫机及手表”这三转一响。与60后、70后相比，80后几乎与改革同岁，一出生就坐拥丰富的物质基础，而且还拥有更加多元的职业选择、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、更加开放的社会氛围，这不是幸运又是什么？

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在这样一个崇尚多样性的时代，抽象地评论一代人的命运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毕竟，抽象的概括遮蔽了年轻人的丰富性与可能性，也掩盖了那些具体而微但却激荡人心的奋斗故事。一代人或许具有共同的宏观特质，但是一个人的命运并不取决于此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里。如果能做出独领风骚的产品，如果能创造令人艳羡的业绩，就能获得同样的成功，谁会关注你是70后还是80后？在这样一个崇尚公平竞争的时代，抽象的怨念只是发泄的途径，而具体的努力才能成就人生的未来。

关于80后的集体吐槽，或许仍将活跃在网络空间，但是情绪的浪潮退去，应该留下一片理性的沙滩。那些抱怨与吐槽既不真实，也无碍于命运的展开，所以，80后大可对此不屑一顾，集中精力在人生道路上披荆斩棘、建功立业！

画中有话



蜗牛送信

■ 小强/文 春鸣/图

从海南省三亚市新风路的三亚市政府到河东路的三亚市国土局，直线距离大约七八百米，步行十多分钟可到。但一份涉及上亿元资产处置的公文从2015年2月26日被三亚市政府领导批转给三亚市国土局后，直到11月13日才抵达目的地，经过了260天。除了急得跳脚的当事商人，几乎没有关心这份公文的去向。

即便送这份公文的快递小哥是只蜗牛，七八百米的路，昼夜兼程的话估计也只要几天就

可送达，又即便在古代，信差骑马坐船穿越八千里路云和月，估计也不会超过一个月。在交通如此发达的现代，往七八百米外邮寄一份公文，竟要耗费大半年，这差不多可以荣膺“慢”的冠军了。这里面除了衙门里的懒散，还有无其他猫腻？

牵涉上亿资金处置的公文耽误大半年才送达，商家一定有所损失，而被急得跳脚的商人终于等到结果后，除了惊喜之外却没要求追责——衙门里的权力轻易怪罪不起啊！

若内部问责与外部监督机制缺失，或只是摆摆样子，衙门里的懒散之风会一直继续下去。

新农村之本在新农民

言者有意

■ 志强

置身乡野，每当晚风卷着稻香扑面而来，黄昏动人的天色总是令人陶醉。我常想，在城镇化的大潮中，新农村的美景如诗如画，如果能因地制宜开发好这一资源，不仅能留住现代人的乡愁，还可成为农民增收的富矿，为农村发展注入新动力。

在城乡二元结构客观存在、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背景下，今天的农村面临着复杂的变迁。一些地方因人口加速净流出，逐渐演变成空心村，变成被人遗忘的“香格里拉”；也有一些地方，不惜以牺牲环境、消耗资源为代价，吃“子孙饭”换取一时的经济利益。“既要金山银山，更要绿水青山”，如何在保护环境与实现发展之间找到平衡？

从现实条件出发，结合新农村建设来发展乡村旅游，无疑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子。然而，随着土地流转加快推进、新农村建设走向纵深，新问题也随之浮现。“有新房没新村，有新村没新貌”“一年新、两年旧、三年脏乱差”等尴尬局面不时出现；搞乡村旅游，农民的综合素质也成为短板。新农村的建设越走向内在，新型农民的培育就愈显重要。

回溯历史，自推行分田到户政策后，农民长期守着“一亩三分地”辛勤劳作，这为农村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基础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小农意识。农业税取消之后，国家持续

增加对“三农”的投入，农民负担大为减轻。与此同时，一部分人“等靠要”的思想也在潜滋暗长。另一方面，“上面千条线、底下一根针”，过往一些政策下沉到农村的执行过程中，少数村组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，引发了农民的不信任，影响了新发展战略的落地。像土地围垦建设、“一大四小”绿化工程等“一刀切”推行，在一些乡村都留下了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这些情况，让一些村民容易对新政策、新观念产生误解，甚至出现抵触情绪，认为这折射的只是“政府政绩观”，而非“村组发展观”。

面对这样的发展现状，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，首先要有解开心结的勇气，找到化解问题的抓手；其次是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，结合各种项目培育新型农民。以嵇坊村为例，借助乡村旅游推动新农村建设，我们加快实施了“中心村建设”和“农村清洁环卫工程”，进一步创新村级工作运行机制，巩固基层党组织建设，开辟出青年、妇女、民兵等群团组织建设的“第二战线”；围绕农村青年增收成才的热点、难点问题，我们积极开展实用技术培训、信息咨询、外出学习等，注重对农村青年引导和帮扶的实效。同时，多管齐下，采取股份、加盟等方式分享土地红利，培育新型农民100多人，从而带动广大村民借助产业致富、参与村庄治理。如此，不仅改善了干群关系，也有助于实现绿色发展的内在转变。短短两年，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成了省内小有名气的“花果山”，也让我再次体会到：抓住了“人”，才能抓到关键。

大鹏之动，非一羽之轻；骐骥之速，非一足之力。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，重视培育现代新型农民这项工程，唤起全体村民加入农村改革创新的洪流，中国村庄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。

养老院“四大皆空”怎么破

■ 商旸

托尔斯泰说，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。如今，这话放在养老院身上似乎也能说得通：拥挤的养老院都是相似的，因为优质资源紧俏嘛；空置的养老院却各有各的空法，总结一下大概有如下几种，可谓“四大皆空”。

一是“硬件不足而空”。一些养老机构，尤其是部分民营养老院，基础设施差了点劲儿，要么只能让老人看看电视、打打麻将，充其量算个大点的棋牌室；要么房间狭小、隔断林立、楼道逼仄，恨不得墙皮都往下掉，看上去更像是一排群租房。斯是陋室，如何养老？

二是“位置偏远而空”。某些养老院设施不错，衣食住医样样好，就是好往郊区钻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老人要出门，子女要探望，在这行上很费周折。宛若孤岛，如何养老？

三是“服务薄弱而空”。还有的养老院，设施齐全，位置优越，就是管理不给力。护工一下班，立马就溜烟儿，晚上从不见人影儿，老人犯个急病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。没人救命，如何养老？

四是“门槛限制而空”。这种养老

院样样都好，大家排着队想进，但由于人家只接收三无、五保和失能半失能的老人，那些收入水平“超标”或者腿脚还灵活的进不去。硬杠杠一设，外面挤破头，里面床位空。两难之下，也没法养老。

了解了空置养老院们的“不幸”，是不是就该想想办法，精准对症，试着填填“空”呢？

硬件设施欠缺，很大程度上源于自资金不足，这与养老产业的投资主体偏少有关，眼下就该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场，丰富资源，形成层次。护工技能差，服务意识弱，说明尚未形成统一、合理的产业标准和培训体系，下一步要明确标准，更需加强监管。

至于门槛限制造成的空置，可不可以在坚持兜底的同时，对养老需求求摸摸底、算算账，看看贫困或者失能老人的刚需有多大，养老家底有多少。满足他们之后，是不是还有部分床位可以拿出来给其他老人使用，尽量盘活存量，避免资源浪费。

此外，政府部门在进行规划时，是不是可以针对实际的供需情况，较为精确地增加或者减少养老机构的数量，从而在一个更宏观的层面合理调配供给，满足多样需求？